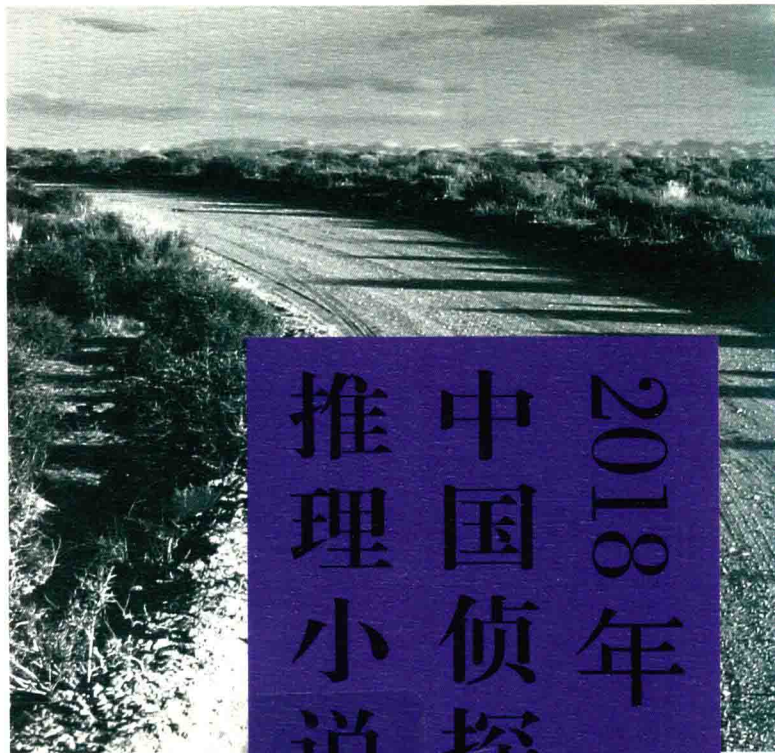


ZhenTanTuLi XiaoShuo

侦探
推理
小说

2018 中国年选系列



2018年 中国侦探 推理小说 精选



贰 零 壹 捌

韩 璇
/
选编

2018年

中国侦探
推理小说精选



贰 零 壹 捌

韩璇
/
选编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2018年中国侦探推理小说精选 / 韩璇选编. -- 武汉 :
长江文艺出版社, 2019.1
(2018中国年选系列)
ISBN 978-7-5702-0617-9

I. ①2… II. ①韩… III. ①侦探小说—小说集—中
国—当代 IV. ①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68345号

责任编辑: 高田宏 焦妙丽
装帧设计: 壹 诺

责任校对: 陈 琪
责任印制: 邱 莉 杨 帆

出版:  长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武汉市雄楚大街268号 邮编: 430070
发行: 长江文艺出版社
电话: 027—87679360
<http://www.cjlap.com>
印刷: 长沙鸿发印务实业有限公司

开本: 700毫米×1000毫米 1/16 印张: 24 插页: 2页
版次: 2019年1月第1版 2019年1月第1次印刷
字数: 367千字

定价: 39.80元



版权所有, 盗版必究 (举报电话: 027—87679308 87679310)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 本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卡萨布兰卡 / 张蓉	001
心有光明 / 铁血阿郎	023
金马奇案 / 贺清华	034
伏蛇草 / 宜铭	064
佛魔 / 王珂	075
离奇的红衫案 / 顾建平	117
木马 / 漆雕醒	125
经络漆人 / 香无	171
江湖正传 / 易诺	182

乱世蚁·下落黄泉 / 拟南芥	219
雷劈望江楼 / 寒汐	251
漆黑中的天蝎星号 / 轩弦	260
这一夜…… / 河狸	312
边关风云 / 杜辉	324
妖狗 / 阿真	340

卡萨布兰卡

张蓉

站在黄昏时分的卡萨布兰卡小镇前，莫高深深地吸了一口香烟，然后徐徐吐出。吐出的烟雾在空中盘旋了数圈后彻底消散不见。他看着那片虚空发呆：难道一个活生生的人也像这烟雾，说不见就不见了，连一点儿踪影都找不到？

名曰卡萨布兰卡小镇，其实和北非那个著名的港口城市，或者那部逼格很高的奥斯卡获奖电影，没有半毛钱关系，它仅仅是这座城市中有钱人趋之若鹜的一个居住区，一期接着二期开发，一期比一期卖得火。渐渐地，在这座城市的一定圈子里，住在这个小区成为某个阶层某种身份的象征。

此刻，在夕阳的斜晖中，小镇欧式城堡一样参差的楼顶，修剪得错落有致的巨大树冠，雄阔而繁复的铁艺大门和围墙，穿着英国皇家卫队式的礼服、戴着黑色皮帽的保安，就连喷泉边一个轮椅上的剪影，都被洒上一层金辉，让这个恨不得每一个毛孔都金碧辉煌的居住区更加金碧辉煌了。难怪鲁思怎么都不肯……

想进入卡萨布兰卡小镇真还没那么容易。莫高最开始开的是队里那辆破桑塔纳，车停在停车杆前发动机发出巨大声音时，保安俯下身子问他找哪户人家。莫高随口编了个门牌号，结果保安对着对讲机讲了几句，回身警惕地问他是不是搞错了，说这户业主根本没住进来。莫高坚持要进去看，保安摇着他戴着皮帽的头坚决拒绝。隔着车窗莫高发现保安皮帽上的毛一点儿也不害臊地打了一个又一个结，有的结上还招摇地粘有杂色线头，真是可远观不可那啥啊。但即使人家可远观不可那啥，人家也有足够的权力不让你进去，你只能徒唤奈何。第

二次他借了辆光可鉴人的大奔，保安立刻立正敬礼放行。钱他娘的还真是把尺子啊。

这个居住区是鲁思最后出现过的地方，她最后一杯咖啡是在小区门口那家星巴克买的，最后一个电话是在这里接的，最后一个影像保存在小区的监控探头里。可现在，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要找到她，无论如何，这里都是起点。

停好车子，莫高坐在戴维家楼下对面的长椅上。楼梯间的灯已经亮起，仰头看上去，一层叠一层，一层比一层窄，仿佛水晶天梯，而楼顶上欧式的尖顶，又像是天上的宫殿。鲁思有没有上去过这个宫殿般的地方？她是不是迷恋那种琼楼玉宇的感觉？

这个名叫鲁思的女孩儿出生在内地一个县城，母亲曾经是县剧团的头牌，属于那种因为漂亮不甘心随便嫁人的女人，直到已经相当尴尬的年纪，才被个不算太差的男人接盘。这个男人是县一中的英文老师，各种补课班让他小赚了一笔，也使他显得那么没有资格获取美人的芳心。鲁思的所有功课中只有英文好，高考数度落榜之后便来上海闯荡，出没在各种外国人和海归经常出没的酒吧，目的当然是猎到一个值得嫁的金龟婿，可以算是一个女猎手。鲁思的照片莫高看过了，细长的眼睛，大嘴，立体感极强的颧骨和下颚，除了有点儿短的人中，总体上属于那种比较有国际范儿的长相，但是左眉心里那颗旺夫痣，又颇具有民族风。鲁思走的是清纯路线，中长的黑色直发，化妆水准极高，在粗心的男生眼里，根本是素面朝天。这个样子加上一口伦敦腔的英文，上她钩的男人还真不少。但总是到要认真起来的时候，这些准金龟婿们就都打了退堂鼓。出师不利的消息传回老家，她那位做过县城剧团头牌的母亲，便急匆匆地赶来上海坐镇指挥。女儿愿意用青春和美貌赌人生，母亲愿意陪着女儿赌，但到目前为止，没人愿意下她们的注，连同这位戴维。

戴维毕业于一所美国常青藤名校，现在是一家跨国公司的部门经理，标准的青年才俊。鲁思失踪当天刚刚拿到一份胎儿的亲子鉴定书，上面显示，鲁思腹中胎儿和戴维是生物意义上的亲缘关系。此前，两个人正闹分手，戴维要分，鲁思不肯。对于一心一意要通过嫁人改变命运，并且此刻已经有了杀手锏的小镇女青年来说，当然不会放过这条已经上钩的鱼。

天彻底暗下来之后，戴维终于出来了，手里拎着个黑色大垃圾袋。

跟照片上一个样子，头顶一撮长发编成的小辫子，身材不高，有点儿小肥，娃娃脸。没错，就是他。

等他扔了垃圾走远了，莫高从长椅上站起来，打开齐胸高的垃圾桶，刚要探头进去，一股浓烈的酸腐气味冲出来，熏得他眼睛一阵酸痛。

拎出最上面那个垃圾袋，打开结，把里面的东西倒扣在地上——暂时不能惊动对方，只好用这种办法。鱼骨架、黄瓜头儿、吃了一半的香蕉、淌着血红汁液的烂了的火龙果、瘪了的啤酒罐、沾上汤水的餐巾纸……突然，他看见垃圾深处有两根灰白色的棒骨，心头马上一紧，赶紧用手去够。谁知这个时候耳边响起一个声音：大叔，你在找什么？

他一侧头，昏黄的路灯照出两只轮子、一双脚，再仰头看，原来是他开车进来时看到的那个寂寞地坐在喷泉边的轮椅男孩儿。莫高向来眼尖，他发现这个男孩儿的轮椅是一个德国的品牌，据说是轮椅中的奔驰。但男孩儿并不像一般坐轮椅的人那样有着纤细且瘦弱的脚踝。有钱人家的孩子，真是不一样。再向上看，男孩儿两个手臂肌肉线条明显，一双小眼睛，眼距稍稍有点儿宽，但两道浓密的眉毛多少为这张脸挽回了些分数。如果不是坐在轮椅上，应该是读大学的年纪。

钥匙丢了，看是不是随手扔在垃圾里了。莫高暂时把目光从棒骨上移开，低下头咕哝，接着继续翻捡垃圾，好像真的在找钥匙。

可是这包垃圾是那个哥哥丢的。轮椅男孩儿转身指着戴维远去的身影说。

我晕，碰上个爱管闲事的，莫高心里道，却还是笑眯眯地说，哦，我搞错了，谢谢你。接着，他装模作样要翻另外一包垃圾，不料男孩儿接着问，请问大叔，你住哪一户，我怎么没有见过你？莫高心说关你屁事，但临到出口时却不得不和颜悦色地说：我住亲戚家里，刚来，你可能没见过我。这下男孩儿不再说什么，摇着轮椅走了。莫高赶紧把两根棒骨拿了起来。

数天之后，法医说他找到的那两根宝贝是羊的腿骨。莫高听到后，嘴巴里一阵乱骂，不过，他转念一想，也算是好消息，至少没有确切的证据表明鲁思已遭毒手。他决定上门跟这个戴维过过招儿。

二

我妈说谈恋爱可以，但不能和太漂亮的女孩儿结婚，比自己阶层

低的漂亮女孩儿更加不能。她们受到的诱惑比一般女孩儿多，心也比一般女孩儿野，目的性更强。她们知道美貌就是生产力，她们一心一意想做的，就是让美貌的产出最大化。戴维坐在莫高对面，搓着他的小胖手说。一根编得紧实细密的小辫子在他脑后左右摇晃。

莫高打电话约他的时候，他勉强同意见面，但执意不让莫高去家里，于是，他们约在鲁思买最后一杯咖啡的那家星巴克里。

两个人头顶上有一盏吊灯，这让莫高有机会更加仔细地观察戴维。脸有点儿婴儿肥，看上去还没有完全脱去稚气，一双眼睛漠然而充满戒备，让你无法判断他的真实想法，一双手却显示出与他年龄和阅历相称的不安。

这家星巴克，莫高开桑塔纳来的那次已经走访过了。看到莫高手中的照片，一个梳着波波头的女店员说，这么奇葩的女人我怎么会不记得？手里拿张过期的抵用券，她坚持说还能使用，我请示店长，店长为息事宁人，翻出自己的一张抵用券让我给她用。女店员一边利索地收拾着台面一边说，全身名牌，却为了一张十元的抵用券跟我磨叽半天，哼，真是有空。我看，她那身名牌要么是假的，要么是男人送的。女店员接着用手指着一个位置说，她上次就坐在窗边那个位置，一边喝咖啡一边朝外张望，一个中杯咖啡喝了一个多小时，上卫生间回座位时还不忘记抓一把料理台上的糖包塞进她那巴宝莉风衣的口袋里。没钱还要扮上流名媛，真是绿茶婊。莫高等她一口气吐槽完才再问她，这个女孩儿几点走的。女店员细长的手指一阵敲击收款记录后说，买咖啡的时间是晚上七点四十三分，走的时候应该快要九点了。莫高又问，有没有看到她离开星巴克之后去了哪里？女店员说，朝卡萨布兰卡小镇里面走了，之后再没有注意过。

此刻听到戴维关于生产力和产出的比喻，莫高再次想起女店员刻薄的话，于是问，就因为这个你要和鲁思分手？

不全是，我们的原生家庭差距太大，她可以说一口流利的伦敦腔英文，可以打扮得很漂亮，但骨子里还是来自底层，相处久了，我们连吃饭要不要把饭碗端起来都会吵。虽然每次都是她先让步，但我妈提醒我说，这样做更说明她的目的性强。戴维一副义正词严的表情。

那如果她有了你的孩子呢？莫高接着问。

孩子？戴维看上去有点儿措手不及，抬起两只眼睛吃惊地看着莫高。

她失踪那天去医院拿过一个胎儿亲子鉴定报告。莫高盯着他的眼睛继续说，然后她直接到你家找你来了，之后便销声匿迹。

戴维叫道，你的意思是胎儿的父亲是我？她想做什么？她怀孕并没有征得我的同意，想用孩子作为嫁给我的筹码吗？还是想敲诈我？！

你说呢？莫高反问。

我们早就说好了只是身体关系，合则继续，不合则分，否则，我怎么可能和她上床？我可以买大牌包包和衣服给她，我妈早就提醒过我，多交往几个女孩子可以，但不要让人家大着肚子找上门。这个我当然知道。没有得到我妈认可的媳妇是进不了我家门的。戴维用手撸了一把头上的辫子，接着反问莫高，莫探长，你说，你碰到这种情况会怎么办？

听到这话，莫高不知道该恼还是该笑：这个问题该是我问你的，你怎么办？

我并不知道她怀孕，你说的那天我根本没有碰到过她，所以……戴维摇摇头，耸耸肩。

所以什么，所以她的失踪跟你没关系？如果真是这样，请把你那天都做了什么详细说明一下，我得核实。莫高已经第三次摸出香烟，看了看墙上的禁烟标志，他把烟放在鼻子下闻了闻，又收了进去。

要我提供不在场证明，对吧？那天从下午两点开始我就在泰康路一个酒吧里看球赛，天亮才回家。当晚住在我家的是我表弟，他本来和我一起酒吧看球，后来说酒吧太吵，要回家看，我把车钥匙和门钥匙给了他。他进门不久就有人摁门铃，来人自称鲁思，还说是我的未婚妻，表弟说我不在家，她不信，直到把每个房间都看过之后仍不肯离开，要在家里等我，表弟说孤男寡女不方便，硬是推她出门把她关在门外了。

的确，是这么回事，这位表弟莫高已经细细“拷问”过了。他正在他表哥毕业的那所常青藤学校，一样是青年才俊。有《嫌疑人X的献身》这部经典著作在先，莫高对于高智商的对象还是相当警惕的。他们表兄弟，会不会联手玩了什么花招儿？

戴维有酒吧老板和客人以及酒吧监控作证，表弟有看球赛时发的弹幕和在戴维家台式计算机上的QQ聊天记录作证，而且两个人长差距太大，没有可能狸猫换太子，所以说，这位戴维确有不在场证明。之后申请搜查令，在戴维家里找到了鲁思的生活痕迹，甚至在卫生间

找到了属于鲁思的微量血迹，但两个人有较长时间的同居关系在先，这并不能说明什么。

鲁思在星巴克接过的那个电话，查出来是从卡萨布兰卡小镇物业公司的座机打出来的，通话时间只有十几秒。按照时间推算，她是接到这个电话之后才去的戴维家，而这个时候戴维的表弟刚刚到家。十几秒长的通话时间能说什么呢？打错的话通话时间太长，熟人的话，又有点儿短。那么，很可能是有人通过这个电话向她通风报信，而这个人很可能将开着戴维车子的表弟误认为是戴维。物业公司说，下班后公司的电话是转接到保安岗亭的，那么这个电话应该是从岗亭拨出的。具体是谁打的，目前没有人承认。

鲁思的微信朋友圈莫高的助手进去查看过了，获点赞和评论最多的是一组卡萨布兰卡小镇的照片，碧蓝的泳池，金发碧眼的男女们出入的会所，有金色狮爪的白色浴缸，还有她自己用一个一线品牌的包包挡住半边脸嘟着嘴的卖萌照，照片下面有段中英夹杂的感言，其中有句带着花边的话，现在读上去很像是谶语：生是卡萨布兰卡的人，死亦是卡萨布兰卡的鬼。看来，为了嫁到这里，这女孩儿真是拼了。

三

按说这种疑似被侵害的报失踪案件，只要找出矛盾点，两三天就能见分晓。眼下这个案子刚上手时矛盾点相当明显，出身低微的漂亮姑娘恋上富家公子，事发前又怀有身孕，她在朋友圈里昭告天下，老娘嫁入豪门指日可待，可到头来这条鱼却无意上钩，怎能不让她气急败坏？可莫高告诉戴维鲁思怀孕时特意注意过他的微表情，他的惊讶应该不是装的，否则演技也太好了。

鲁思，戴维。鲁思，戴维。莫高还真不习惯这些半中半西的名字，无奈他们是真的叫这些名字，就连这个小区，真的就叫卡萨布兰卡小镇。这世界怎么了，唯有这个样子才显得高出普罗大众一等吗？如果真要高人一等，那就拿出高人一等的样子，不要我妈说东我妈说西，胡子都长出来了还舍不得丢掉安慰奶嘴。让莫高不舒服的还有他们那种对待异性的态度，什么叫身体关系？听上去很冷静很客观，似乎比肉体关系来得不那么猥琐和低俗，但揭开面纱，不过还是荷尔蒙在主导。他记得一句话，上帝把性和爱联系起来，是为了给爱一种语言或仪式，

给性一个引导或理想。这些自诩现代的人，真的冷静客观到不需要引导或理想，只要语言和仪式了？

徘徊在卡萨布兰卡小镇，莫高的眼睛失焦似的盯着正在喷水的音乐喷泉，如果不是戴维，那使得鲁思失踪的人会是谁？

这种案件最怕的就是没有因果关系的随机作案，随机碰上，随机杀害，然后带走谜底，把谜面留给傻傻的没头苍蝇一样紧追不舍的侦探们。

喷泉中央是一尊白色的外国女神雕塑，女神肩膀上扛着一只罐子，罐子里不断飞溅而下的水喷出的水雾在阳光下映出彩虹。莫高眼尖，隔着彩虹，他看见随着音乐节奏滑动的轮椅，又是那个爱管闲事的男孩儿。此刻，他一副自在享受的样子。

也许这个整天在院子里游荡的轮椅男孩儿会看到些什么。莫高踱步过去，站在距离男孩儿不远处，在一曲终了之时鼓起了掌。

男孩儿回过身来，看见是他便问，大叔，钥匙后来找到了吗？

还没有，莫高回答说，不过除了钥匙，我还在找一个人，你见过她吗？说着，莫高打开手机，给男孩儿看鲁思的照片。

男孩儿用手指滑动手机屏幕，认真地看了看照片，然后蹙着眉说，好漂亮的姐姐，你为什么要找她？

受人之托，你见过她吗？莫高盯着他那长着密密麻麻汗毛的胳膊追问。

男孩儿又对着手机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说，没有特别注意到过，她怎么了？

失踪了。你今后如果想起什么的话，请打我的电话。莫高报了手机号码给男孩儿，男孩儿认真地记在自己的手机里。莫高要男孩儿打给自己，男孩儿却说，我妈说，不要随便给陌生人手机号码，不过你放心，我想起什么的话，一定会打电话给你的。

又他娘的“我妈说”，现在的男孩子都是妈宝男吗？

二

四

夜深了，莫高还在看派出所送来的卡萨布兰卡小镇的资料。全市消防安全示范小区，全市治安模范小区，仅仅有过一些小纠纷，宠物吓到老人孩子的、乱停车位的、在家开派对邻居不堪其扰的、花盆掉下来砸到行人的……最大的案件不过是最近丢了一辆奥迪车。还真是

仓廩实而知礼节啊。

莫高把奥迪车失窃案的报案材料翻开。这家人两辆车，一辆保时捷，一辆奥迪。奥迪平常就停在车库里，很少用，所以丢了好几日才发现。监控是有的，驾驶员开过摄像头时，遮阳板是放下来的，面部看不清楚，从下巴和头颈部看得出是个年轻男子，车里面看不出有其他人。后来，车主在自家信箱里发现一张留言条，说借他家的车子一用，一周之内必归还，请勿报警。若是报警，车子便真的有去无回。留言条是用剪下来的字拼起来的，没有署名。嗯，这个家伙，借人家车子还借得挺有创意的。

查车子开出去的时间，是鲁思失踪的次日凌晨，这一下子让莫高对这个盗窃案感起兴趣来。车完全可以充当运输工具，后座上横躺一个人，或者后备厢里放一个人，绰绰有余。

那么，开车的人是谁呢？从下巴和锁骨能看得出，一定不是那个全身上下都圆鼓鼓的戴维。知道哪部车子是哪户人家的，知道这辆车子的使用频率，知道摄像头的位置……对，最符合这些条件的是保安这个群体。让莫高更为兴奋的是，这家物业公司恰恰有一个名叫安来福的保安在前段时间不辞而别。找出安来福的照片，遮住脸的上部，正是监控中拍到的那个开车人。

安来福仅仅是个保安，应该不会和心比天高的鲁思有交集，他会是戴维雇佣的吗？对呀，戴维自己没有作案时间，可以雇人替他做啊。

无论如何，先找到安来福再说。莫高请保安队长打电话给他，语音提示不在服务区。保安队长说他不辞而别之后手机一直处于这种状态。

莫高带着技术员去了安来福的宿舍。宿舍在小区的地下室。说是地下室，其实窗户在地面以上，再下面还有一层是车库。要进入宿舍，可以从电梯直接下到车库，再走个小楼梯上来，也可以直接从地面上汽车的进出口步行进来。保安这个群体流动性很大，不打招呼走掉的也不是没有，所以安来福走掉之后并没有引起太多重视。

从电梯出来后，一股湿气和霉味儿扑面而来。地下车库一眼望不到边，车子停了有六七成满。带路的保安队长先带他去看了奥迪车的位置，在一条路的尽头，离通往保安宿舍的小楼梯不远，途中并没有任何监控设施。

上小楼梯时，一个转弯，透过一扇小窗户，莫高发现那个轮椅男

孩儿也在地下车库里，正绕着粗大的立柱做出各种滑行动作，有点儿像太极，又有点儿像舞蹈。莫高心想残疾人也蛮可怜蛮寂寞的，只能自己跟自己玩。

保安的宿舍区域，是一排靠着窗户隔出来的小房间，有房门但没装门锁，保安队长解释说保安队员实行半军事化管理，不可以有个人隐私。每个房间大概八九个平方，住两个人，卫生间盥洗室共享。门背面是一整个穿衣镜，从视觉上扩大了房间面积。安来福这间，床上的东西已经被同宿舍的保安卷起来塞进柜子里。墙上、地上、床下、床板缝隙里，技术员没有找出任何异常的痕迹。

推开那堆行李，年轻男子身上浓烈的荷尔蒙味道与衣服没有清洗干净的陈年汗味，或者还有狐臭，混合在一起扑进鼻子里。山寨的皇家卫队上衣和熊皮帽皱成一团，扔在一堆脏衣服里，简直像是某种嘲弄。保安队长说这些保安一般籍贯安徽或者山东，因为卡萨布兰卡小镇薪水相较同行业稍微高一些，所以能够招到高中毕业生或者复员军人，相貌上也会比较周正。安来福的照片莫高看过，还真有那么几分英俊。不过，即使仅看照片，也能感觉到这几分英俊不那么耐看，也显得底气不足。

技术员在检查安来福留下的那堆东西，莫高从房间走下楼梯再走到奥迪车停的位置，又走回来，走走停停，好像在找什么。带路的保安队长殷勤地跟在后面。

同一宿舍的两名保安上同一个班还是不同的班？莫高问。

按照要求一个宿舍的保安上同一个班，这样一起上班，一起休息，互相不影响，但也有私自调换班的，只要不误工作，我们也不干涉。保安队长知道莫高想问什么，接着说，这两个人尿不到一个壶里，所以私自调了班，你进我出，你上班我睡觉，基本不见面。出事那天的值班记录我找出来了，莫探长你看看有没有用？

接过保安手上那张纸，莫高蹙着眉头仔细看着。安来福是下午两点上班，晚上十点下班，当天有交接签字，奥迪车是凌晨一点开出卡萨布兰卡小镇的。这中间有三个小时，他要做什么的话，这个时间足够了。对了，星巴克服务员说鲁思是九点走的，是接了一个电话之后走的，这个电话是转接到岗亭的物业固定电话打出来的，安来福这个时候正在上班，会不会是他打给她的？他怎么会有她的手机号码？是戴维给的吗？

走的时候，技术员拿起手中的两个物证袋给莫高看，一个里面是从安来福床上收集的数根黑色毛发，另外一个里面是巴掌大小几乎揉烂了的小纸袋，仔细看，上面印着星巴克的双尾美人鱼商标。

那边查车子去向的侦查员向莫高汇报，奥迪先是从花桥出了上海，再沿着京沪高速北上，从山东泰安出高速。三小时后再从泰安入口回到京沪高速，开到南京后没有了踪影。

安来福正是山东泰安人，难道他用奥迪车作为运输工具把鲁思或者她的尸体带回老家，藏在了某处，然后从老家逃往南京？

五

在去泰安的路上，莫高接到了技术员的电话，小纸袋确实是星巴克的，装过黄糖。那位梳着波波头的女店员说过鲁思从料理台上顺走过糖包，不是吗？收集的毛发一部分认定是鲁思的，其余的同牙刷和皇家卫队上衣领上的皮屑比对，认定是安来福的。

这倒出乎了莫高的意料。鲁思居然和安来福上过床，至少，鲁思躺到过安来福宿舍的床上，而且有过较为激烈的动作，否则那些糖包怎么会被摧残成那个样子。

北方农村的破败超出了莫高的想象，还没进村，就看到各种塑料废品和生活垃圾堆成的垃圾山。正是晚饭时分，一条巷子走进去，没有几家烟囱是冒烟的，整个村子几乎看不到人影，隔着院墙望进去，许多人家院子里的野草长到了齐腰高。

此时莫高的身份是独立撰稿人，他的课题是农村空巢老人的心理健康问题。在给了两百元劳务费之后，一口龅牙的村头小超市老板给他当了“导游”，有问必答，殷勤得嘴角都说出了白沫。村里年轻人去济南打工的最多，也有到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一年回来一次算孝顺的，有的出去就没回来过，孩子也生在外面。男的当保安的多，有的在建筑工地上干，女的当服务员的多，当然也有做见不得人的事的。说完，龅牙老板猥琐地看了眼莫高，见没有响应便继续说，现在，我们村有二十一个老人，十五个小孩儿，只有一个年轻人，之前打工时从脚手架上掉下来腿摔断了，就只能待在村里。农忙的时候，老人小孩和“瘸子”都在地里。现在啊，村里老人死了都找不齐四个抬得动棺材的人……

莫高问，村里在上海打工的都有谁？

龅牙老板说，村东有个叫安来福的，听说在一个有钱人住的小区当保安，总有好东西带回来，是城里人不要的衣服、家具和电器，有的衣服连吊牌都没剪，带回来放在我店里卖，还真能卖几个钱。

喔？这些东西怎么送回来的？莫高问。

有快递回来的，有托运回来的，有些是他过年带回来的。

这个安来福家还有什么人吗？莫高问。

唉，这个安来福是独生子，他爹早几年出去打工，死在塌方的煤窑里。后来他出去打工，他娘寂寞，养了一头牛，把牛当儿子，给牛起了名字叫来贵。几天前的一个傍晚，牛到我商店门口哞哞叫，我感觉不对，急忙跟着牛到来福家，一进门就看见他娘摔倒在地上，半个身子不能动。我赶紧给来福打电话，来福连夜开车回来，送他娘去看病。三四天后又开车回来了，带着他娘的骨灰。牛见了主人的骨灰，不吃不喝，没几天就死了。唉，有时候，人还不如牲口啊。龅牙老板感叹了一句。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情？安来福开的什么车？莫高问。他心想，安来福回来过两趟，为什么高速公路监控只发现了一次？

啥时候？让我想想，第一次是六七天前，第二次是两三天前，两次开的车不一样，一次是奥迪，一次是奇瑞。龅牙老板说。

这个采访对象我感兴趣，带我去他家看看。莫高说。

看啥？又没人。龅牙老板撇撇嘴。

我拍几张照片，写文章要配插图。莫高说着，又拿出皮夹子抽出两百元给龅牙老板，让他想办法。

不一会儿，龅牙老板跑了回来，老远就朝莫高晃着手里的钥匙，是从安来福本家一个伯伯那儿借来的。

两个人在一扇大铁门前停住，龅牙老板说就是这儿。在大门外，莫高找到了好几种轮胎的花纹。他拍下来，微信发给技术员，技术员很快回复，其中的确有奥迪车留下的。

莫高在破败的厨房里发现一个冰柜，冰柜上摆放着落满尘灰的瓶瓶罐罐，冰柜并没有通电。龅牙老板说冰柜也是从上海运回来的，没卖掉，安来福他娘就自己留着了，留着又舍不得通电，放在厨房当个柜子用。莫高掏出抽剩下的香烟递过去，说老板请抽支烟，然后下巴朝门外一歪。老板一看是中华，一口龅牙便合不拢了，便噙上一根喜

滋滋地等在门外。

院子里有个地窖，顺着脚窝下去，地窖有八九平方米，里面存着红薯和南瓜，红薯已经在发芽了，南瓜则散发出一股发酵的味道，此外并无异常。卧室的炕洞莫高也探头进去看过了，也无异常。

可是当他刚走近后院，就闻到一股强烈的臭味。莫高猜想应该是粪池，可还没等他走到跟前，地上就出现一拨一拨蠕动的白色蛆虫，让人无法下脚。莫高随手拿起把扫帚，谁知扫帚一到手上就散了架，他勉强捏紧了扫出一条路，屏住呼吸走到跟前。原来蛆虫是从牛棚里面爬出来的。

伸过头去看，牛棚的地面和院子基本齐平，但土是松的，蛆虫正在源源不断地从土里爬出来，有几只已经顺着莫高的鞋后跟爬上了他的裤腿。盯着那些蛆虫，莫高的心在狂跳。他顾不上正在勇敢攀登他裤腿的蛆虫，拨通了当地派出所的电话。

挖掘时几乎全村老少连同“瘸子”都来了。

土一点一点被挖出来，一担一担地被抬走，渐渐地，有东西露出来，带有黄色皮毛，莫高陡生疑虑，是牛！他这才想起，龋牙老板说过，和安来福母亲相依为命的那头牛死掉了！

看热闹的村民显然同时得出这个结论，本来紧张严肃甚至带点儿惊悚的氛围，突然像皮球泄了气，人们的脸上露出放松的笑容，莫高却尴尬得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村里人散去了，站在北方农村的星空之下，莫高点燃了一根香烟。他有点儿后悔刚刚太心急太草率。在看到蛆虫从松动的泥土里爬出来的那一刻，他似乎看到案子已经破了。可事实证明这个推理是错误的。如此一来，消息肯定很快会传到安来福耳朵里。如果犯罪嫌疑人是他的话，无疑会打草惊蛇。

在他刚刚躺到派出所散发着汗腥味的值班床上时，局里打来电话说，涉案奥迪车在南京郊区一个公园的围墙外面被发现，车右前方有碰擦，发动机受损，无法点火。技术员在车里发现安来福的生物信息，但没有发现鲁思的生物信息，从后备厢提取到织物的纤维，还有待化验和认定。

从工作岗位不辞而别，偷开业主的汽车并弃之郊外，加上手机一直不在服务区，这完全不是一个正常人的行为方式，只有发生重大变故的人才有可能这样做事情。必须继续寻找这个安来福，只有找到他，